

我的父亲母亲

刘彦涛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条件艰苦,仍会辛苦地抚养了我们兄弟姊妹一共8个孩子。如果加上抱养出去的1个妹妹与3个弟弟的话,我们兄弟姊妹应该是12人,呵,一个加强班呢!

父亲是一名牧羊信,从7岁就开始放羊了,一直放到58岁,整整放了51年,估计是中国牧羊人中工龄最长的人了。幼年的父亲,独自一人放着60多只羊,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白雪茫茫的冬天,都从未间断过。父亲8岁那年,有一次在神木县塔塘镇牧羊时,突然从山地里窜出一只恶狼,咬住了羊群中的一只小羊。父亲奋力追赶抢夺,不料那狼却放下小羊直奔父亲而来,多亏父亲灵巧,急忙用牧羊铲顶住了狼嘴,不让狼靠近身前,加上牧羊犬的狂吠乱吼,最终狼放弃了攻击父亲,明走走了小羊。之后,父亲一直给村里放羊。1996年,国家开始全面禁牧了,父亲便失了业。

父亲是一个头脑精明的人,虽然不识字,但很会过日子。记得小时候,父亲用2升米把别人准备送养的小羊送回来,由母亲与姐妹们精心喂养大。喂养大后又拿羊拿羊时找钱换成了糜子、谷子。父亲说,只羊果自己家炖了吃,2顿就吃完了。而如果用羊肉换成糜子,1斤羊肉能换1升多糜子,1只羊就能换将近90斤糜子,加工后能供一家人吃上近1个月,米糠还能喂猪呢,多合算。那时,有许多人家连玉米面都吃不开,我们能吃上米饭,就是了不得的事了。

父亲也是当地率先做买卖的人。1977年秋冬季,父亲靠平时的诚信攒下了一头牛,后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自带牛与干粮,步行把牛赶回了神木农村老家,卖给了当地的农民。但当时恰逢回城“资本主义的尾巴”“喂良已摆分子”的运动,父亲被关了个正堂,被大队公社关了40多天的禁闭,最后此罪以批斗加5倍罚款的方式结束。为了交清巨额罚款,我把家中能卖的东都卖了,才救出了我父亲,还欠下了300多元的外债。那几年过得好像噩梦,我们全家没有肉、糖、枣,更别提过年炮、车站信纸等,那个悲惨,至今回忆起来都让人心酸。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由于兄弟姊妹多,又是跑前赶后下来的,所以我们姐妹间时常会有小摩擦发生,也常常会与村里的孩子们发生小摩擦。但有了矛盾,父亲首先责备与惩罚的是我们,他认为孩子多更应该严格管理。我们兄弟姊妹都恪守忠告,做人做事都有底线,从来没有主动与外面的孩子闹过情绪,更不用说攻击别人了。

父亲很擅长放羊,不论是在农业合作社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父亲所放的羊都是膘肥体壮的。许多外村的人也把留羊引进了父亲牧的羊群里。别看父亲牧羊走得早,回来得不晚,但却有一辈子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父亲说,牧羊,首先应该看好草场,看好水源,甚至前三天,前五天就应该把放羊的路径规划好。一般上午在哪里喝水,下午也会在在哪里放牧。中途让羊群在哪里喝水,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羊和人一样,如果让羊吃饱了,但也不能及时喝水,膘长得就慢;如果让羊走的速度多了,羊累了就不好好吃草,羊育肥的速度就慢……呵,原来牧羊也是有讲究的呵,七十

三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嘛。所以,父亲牧出来的羊肉卖得特别走俏,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家家团圆宰羊的日子。由于牧场选在库布其北麓的梁上,父亲牧出来的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是“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出来的是六味地黄丸……”那羊肉,味美肉香,环保得很呢!

父亲在当时是中和西公社最有名的羊信,每当公社召开牧业大会时,父亲总会带回些奖状奖品回来——雨伞、雨衣、雨鞋、水缸、水壶等,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父亲黧黑的脸上看到久违的笑容。父亲不仅会牧羊,还会给羊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乡亲们养的羊生病了便来找父亲医治,在父亲几十年的牧羊生涯中,不知给他人帮了多少忙,但却从来没有提及到报酬二字。1996年夏季,为了保护植被,全国各地大力开展禁牧运动,整整放了51年羊的父亲便只能下岗了。父亲后来随我到了树林召镇,住在了我二弟位于石油公司西侧的平房里。长年的操劳辛苦,风霜雨雪,让父亲疾病缠身,不是腿疼就是背疼。晚年的父亲,不幸患上了多发性脑梗塞,那是个特别疼痛的病,病发时,大量的汗水浸湿了父亲的后背,但父亲从来从不叫疼,硬是硬抗了二年多的时间。

母亲更是一位善良而勤快的。与众多的母亲一样,勤息、吃苦、不抱怨,不拍马。为了活命,母亲13岁的时候,就被姥爷送给爷爷家做了童养媳。母亲正直、勤快,爷爷奶妈指指点点,最终获得了他们认可与肯定。母亲16岁那年,爷爷奶妈为他们圆了房,但一直没有成家,仍和爷爷奶妈吃一顿饭。特后来大集体、人民公社时代吃食堂吃得散伙后,父母才另起炉灶。

母亲不仅要负责我们兄弟姊妹8人的吃喝拉撒,还要每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负责做吃喂猪等活活下来的营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一但有一个孩子便直喊累的样子,真的无法想像当年母亲是怎样那样的毅力挺过来的!

父亲是羊信,母亲也算是多半个羊信了。中午、黄昏及阴雨风雪天,母亲都要顶替父亲放羊,而且还要负责喂喂社里的小羊羔,帮助小羊羔产奶。那时羊群的吃粮比较困难,冬天北风一吹就冷飕飕的,母亲穿好防风,一口一口地嚼好羊饲料喂着羊羔。小羊羔也把我们身体深埋在母亲的怀抱里,它们抬起头看着给它们喂食的母亲,一边摇头,一边摇摇尾巴,一副亲昵可爱的样子。而母亲的身体却早已酸痛,手脚失去了知觉……由于常年的辛劳,母亲一直疾病缠身,但她却从来舍不得花钱看病,只用拔罐针灸等简单方法去缓解背痛、腰疼、手脚麻痛等病痛。有时感冒实在顶不住了,才会得吃上一半片安乃近,去两片,出出汗,她强忍住疼痛……

由于我们姐妹多,不用说衣服的换洗缝补,单说鞋袜的缝补便是让人头疼的事。母亲白天出工,晚上回家后除了做饭洗碗外,还给我们缝补衣服鞋袜。有时深夜2点多了,我们起夜时仍会看到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在我7岁时,由于草场日渐枯竭,父亲只好把放牧的草场倒在距源村子8里以外的库布其沙漠北麓。于是我

们姐弟随父亲把家搬到了红碱滩格高湾西侧的一个地方,那里仅有我们一户人家。在那里,母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喂羊、喂猪、做饭、洗衣、缝补衣服、缝团子、生孩子……母亲的后7个孩子就出生在这里。那时哪里有接生员,就是陪护的人都没有,母亲只好自己动手烧水做饭,照顾着月子里的孩子和自己……

那时候,队里分工与一些杂物都是按每户人家排的顺序分派的。为了多挣些工分,母亲便是起早贪黑的。到离家近百里远的红碱滩格高湾西侧去帮别人挑水送团子。那时,挑水送团子的工具仍使用轱辘式脚踏车的。需要用牛马拉着轱辘转,但遇那天旱,海水里的水位下降了很多,母亲只好站在冰冷的水里施行二级提水——母亲用脸盆、水桶把海水舀到海面半米多高的水洞里,然后由牛马在塔台上拉上拉下轱辘转动吸水进行送团子……牛马走得快,水就得舀个不停,母亲在水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半天下来,泡尿与汗水夹杂着身体瘦弱的母亲,当她从泥潭中走出来时,已是腿脚发僵,浑身冰冷得失去了知觉……

1972年8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冰雹击毁了翻身村。我们三社灾情严重,原本一个工分近一块钱的分红下降到了一二毛,可以说,劳作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更有甚者,个别生产队还落下个倒欠,更别提工分过多的队了。那时,村里人家家都感到了生存希望的破灭。为了填饱肚子,村民们只好自发地到田间地头去拾捡被冰雹打落后落在泥上的空碾磨。母亲带着姐妹、二叔,每晚出去捡碾磨空壳,母亲瘦弱的身躯一直劳作到天亮。即使这样,一天连空壳也拾不到半斗碾磨空壳,还常常被力气大的外村人挤兑到田埂地沿上。母亲把捡回来的碾磨空壳卖了又卖了,卖了又卖了,从8月一直拾捡到年前,才勉强拾出二、三斗碾磨空壳,算是全家十口人一年的口粮了……

母亲不仅养育我们长大,更托起了我们的梦想。母亲为人正直、敦厚实在,小时候常有邻居到我家借米、借面、借油肉,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不借给,反而常常多给一些米面给她们。母亲常说,人穷没根,只要有志气,只要肯吃苦,就能成就事业。母亲教育我们要尊敬长辈、谦虚礼让,她总说人长天也就长……我们兄弟姊妹也一直在遵母亲的教导,努力做诚实人,做实在人。

由于常年劳累,母亲50多岁的时候便满头银发,皱纹叠叠,1998年秋季,母亲被医生诊断出了宫颈癌,且已到了晚期。当时,我们姐弟们都发了疯,想不通,为什么病魔就缠住了可怜的母亲?后虽经我们多方求医问药,但因母亲的病已是晚期,各大医院只好采用化疗的手段进行保守治疗。各一2000年7月中旬,坚强的母亲终于坚持不住了,她千叮万嘱咐,放心不下女儿们,离开了她眷恋的这片土地。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父亲母亲,我便会心绪翻涌,泪流满面,祈愿天堂里的父亲母亲永远安好……



二月二琐忆

林金栋

二月二,龙抬头。春天翩然而至,而对这样一个传统节日的回忆却越来越远了。小时候,对节日的盼望是那么迫切,大概与食不果腹有关。元宵节过后,年货已经消耗殆尽,小米饭、玉米窝头又重新回到了饭桌上,便指指等待着二二二的来临。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大概是取鸿运当头、福星高照之意。早上醒来,母亲便开始张罗为我们弟兄三个理发。因为剃头是一门技术活,家里又没有剃刀之类的工具,说是理发,其实是母亲用做针线的剪刀为我们剪去疯狂生长了一个正月的长发。尽管母亲极其小心,但我们头头接耳,常常划破头皮,弄得头破血流,但更多的是孩子的血,那时候几乎不去洗头,经过一个肥年的喂养,虱子肥胖肥胖,在母亲的剪刀下纷纷落马。变成光头强后,便不再受这些生灵的欺负,倍儿爽。

在孩子眼里,二月二又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日子。二月二,围灰圈,年老的长辈在阳面上来之前,便用炉灰把整个房子围了回来,炉灰是极其干净的,据说是可以把牛鬼蛇神拒之于屋外,求得四季无病无灾。也有人家用白泥在外墙上画大大的十字,似乎又多了一层守护。

最隆重的仪式在晚上举行,我的奶奶是最虔诚,几个媳妇在她的指挥下,把男人们捣碎的谷子或糜子面蒸熟,捏成无数小灯盏,在上端的小盘里倒一勺素油,放一捻棉花,逐一点燃,鞭炮声震天响。在奶奶的指挥下,这些油灯分别放到门头、上,相盖上,粮房里,鸡窝、羊圈、马圈里也是必须放的。一切准备就绪,奶奶便端了

